

語言與社會生活

——社會語言學劄記

陳平

會生活

语言与社会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社会語言學劄記

語言與社會生活

序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八〇年·北京!

装 帧：张 慈 中

语 言 与 社 会 生 活

——社会语言学札记

陈 原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六〇三厂印 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4印张 69,000字

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2,000

书号 9002·2 定价 0.28元

前记

我对语言学本无研究，只不过是个门外的爱好者。不过在文化革命中，恶棍姚文元借着一部词典狠狠地给我打了一棍子，黑线回潮啦，复辟啦，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晕头转向之余，很不服气。于是一头扎进语言现象和语言学的海洋，几年间——直到群魔垮台之日，写下了四卷语言笔记，凡百余万言。去夏病倒住院，有好事者建议整理成书，可我已半身不便，不易执笔；热心人为我选录排比得数十条，由我在病床上修改为六章二十三节，取名《语言与社会生活》。这本小册子内容多涉及比较语汇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若干问题，有些重大问题如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民族等因为当时就没深入探讨，现在也只能从缺。这六万言的笔记，自知无甚高论，对学术也不会有什么贡献，但作为一个语言学的小学生同文化专制主义的恶棍们作斗争的记录，我想也可以公诸于众，也许可作为这个动荡年代一个小小的侧面的反映罢。是为记。

作者

一九七九年春

目 录

前记

1 语言与社会	1
一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	1
二 当生活急剧变化的时候	2
三 环境污染的语汇学	5
四 “女权运动”和语汇的变化	7
五 精神空虚的语汇学	12
六 从“垮了的一代”到“自我的一代”	16
七 黑色的语汇	24
八 见面语的社会学	28
2 语言灵物崇拜	35
九 语言是从劳动中产生的	35
一〇 语言灵物崇拜的出现	37
一一 文学作品中的描写	42
一二 现代迷信和灵物崇拜	45
3 语言污染与净化	49
一三 滥用外来词引起的语言污染	49
一四 “洋泾浜”：语言污染的“顶峰”	53
一五 充塞废话和脏话的语言污染	57

4语言的吸收功能	62
一六 借词——外来词	62
一七 汉语借词的发展过程	65
一八 术语学	71
5委婉语词	77
一九 日常生活中的委婉语词	77
二〇 “塔布”和委婉语词	84
二一 政治生活中的委婉语词	88
6语汇学与辩证法	97
二二 语汇和形而上学	97
二三 “神奇”的语汇	106
索引	116

1

语言与社会

一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不是上层建筑，不是经济基础。语言是人与人相互接触时所使用的交际工具或交通工具；换句话说，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传达消息或表达思想的媒介。现代社会生活离不开语言。但是语言没有阶级性。资产阶级肚子痛，他说的是：“我肚子痛了。”无产阶级肚子痛，他也只能说：“我肚子痛了。”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语汇，常常最敏感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社会生活的急剧变革，其中包括社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往往使语汇发生很多变化，从语汇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变化可以归结成三条：第一条，旧的词死了；第二条，新的词产生了；第三条，某些词的意义改变了——扩大了，缩小了，或者改了原来的含义，或者恢复了古时的含义。所有这些变化，都紧密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发展。社会语言学和比较语汇学常常从这些语言现象的研究中，看到社会发展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拉法格①写过一部书，叫做《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副标题叫做《关于现代资产阶级根源的研

究》，表明了作者企图通过语汇的变化（特别它们在社会革命前后所引起的变化），来探明现代资产阶级的本质。斯大林在他晚年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中，曾经尖锐地批评过拉法格这部小册子，说作者在其中表达所谓“突然的语言革命”在客观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这种语言学说是错误而且有害的。但是斯大林本人也肯定，在一七八九到一七九四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中，法国语言确实补充了很多新的词汇，消失了不少陈旧的词汇，而某些语词的含义也有了改变。因此，拉法格在这本小册子所提出的一些论点，是值得注意的，是不能一棍子把它打死的。探究语言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如何息息相关，这就是语言学的新领域，也就是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的领域。我们在这种研究中，即从语言现象的发展和变化中，能够看到社会生活的某些奥秘。

二 当生活急剧变化的时候

当社会生活——政治和经济生活，或科学技术

① 拉法格 (Paul Lafargue 1842—1911)，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小册子原题为 «La langue française avant et après la Révolution»，副题为 «Etudes sur les origines de la bourgeoisie moderne»。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64 年北京初版。

领域——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使本来使用某种语言（文字）的人们，一下子晕头转向，对表达这些急剧变化现象的某些词汇或某些表现法，一下子弄不清楚它们是什么意思，或者更准确地说，一时使操这种父母语的人如坠入五里云雾中，不知所措。人们一下子很难说清楚这些新词、新词组或新的表现法所表达的准确概念。

试举个例。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博士，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日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对理论物理专业的工作人员和学生作了一个专题演讲。据新闻报道，这次专题演讲的题目是：

《规范场、单极子与纤维束》①

仅仅十个字，十个汉字，十个方块字，或者准确地说，只有三个专门词汇（科学术语）加上一个连接词（“与”），就这样，使我们这样一些具有一般文化水平、而没有受过现代科学训练的读者，不得不瞠目结舌，望“词”兴叹！

“规范”，这个词好懂，语言也有个规范化问题；“场”——也好懂，磁场的“场”；但是“规范场”，天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单极”的“极”，就是阴极

① 上海《自然杂志》一九七九年一月号发表了杨振宁博士这篇演讲的译文，并经作者本人亲自审订。文题为《磁单极、纤维丛和规范场》，英文为《Magnetic Monopoles, Fiber Bundles and Gauge Fields》，中译术语与新闻报道略有不同。

阳极的“极”，“单极子”（或“磁单极”）又是什么东西呢？至于“纤维束”（“纤维丛”）中的“纤维”，谁都知道，咱们的衣服都是用纤维织成的。“束”（“丛”）就是“光束”的“束”，那么，纤维组成的“束”就是“纤维束”，但是博士讲的不是织布，他讲的是理论物理学上的一个概念，你能简明而又准确地告诉我这个“纤维束”讲的是什么东西么？至于把三个概念（科学术语）连结起来，究竟讲的什么科学现象，那就更加不知所云了。十个汉字似曾相识，而实际上只认得一个“与”字，其余九个汉字所代表的三个概念，都一窍不通，真有如三只青蛙跳下水：扑通，扑通，扑通！（不懂！不懂！不懂！）

也许可以替自己辩护说，这是一个专门的科学报告，一般人当然不会懂得。这不错，很有点道理。我们这一代普通人，现代知识贫乏，视野不广，连常识都很少，落后得很。可是有那么一条体育新闻，我也说不清其中许多词汇的准确含义。也是新华社报道。罗马尼亚有个著名的女子体操运动员娜迪娅·科马内奇，那年她得到世界冠军时，新闻报道称称赞她的高低杠动作是：

“蹬杠弧形转体一百八十度接团身空后翻下，
稳稳站住。”

天知道，这个句子除了最后四个字“稳稳站住”可以“稳稳”知道之外，实在连读也读不断，似懂非懂，更不必说要讲清它所表达的准确含义了。反正，象我这一代的读者，已经呜呼哀哉地落后于现代文化

科学的发展，对于人人都那么欣赏的“高难度而优美”的动作，也只能不知所云了。

是不认得字么？不是的。这里的每个方块字，它们的形、音、义，可以说都不陌生，但由这些原素组成的词汇、词组、短句、表现法，似乎都产生了（或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含义——这含义对于我是完全陌生的，或者至少是不那么纯熟的；这含义，是随着社会生活新的进展而俱来的，恰恰就是这些新的语义，在我“老化了”的脑子（信息储存库）里，根本没有引起应有的反应。其结果就是：不完全懂，完全不懂，或似懂非懂。

要搞现代化，就必然有很多新的东西需要了解，否则就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即使是要反对的东西，你也必须首先“知道”它，盲目反对你所不知道的东西，那不是科学，那是迷信。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三 环境污染的语汇学

现代化的世界当前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环境污染。“污染”（pollution）这个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活跃起来的，尽管在英语世界，这个词已经有了千百年的历史，但它的本义是另外一种意思，同现代的“污染”无关。由于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原子能工业和化学、冶炼工业的巨大发展，交通工具

的急速增加，使用汽油、重油、煤炭以及种种核燃料的迅速发展，废气、废水、废物大量涌现，大量使用杀虫药以及其他药剂破坏了生物回授（biofeedback——这也是一个广泛应用的新词），这才出现了全人类所关心的污染问题。大气污染、河海污染、光化学污染，总之，环境污染，生物圈污染，这一类词语已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词汇，成为天天挂在人们嘴边的语词。

英语中的 pollution 是一个很老的字，在拉丁语系统的文字中它差不多都有同样的意思。五十年代定稿、在我国流行甚广的《英华大词典》（郑易里编）中，对这个词的解释只不过是：“pollute（动词），（1）弄脏；亵渎。（2）败坏（品性），使堕落；污辱，奸污”。由此派生的名词 pollution，释义为：“污秽，不洁；腐败，堕落。”它不可能有现代（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含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在这部词典以及同时代的其他词典中往往举出“nocturnal pollution”=[医]梦遗（精）这样的释义。在英语世界广泛使用的《简明牛津词典》第三至第五版（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这个词的释义没有多少变化，不过是“破坏（某物）的纯洁或神圣”，或“使（水及其他东西）混浊”。一直到第六版（1976）才增加了“染坏了或弄脏了（人类环境）”这样的释义。这就说明，旧词被赋予了新义，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旧词被赋予了人类社会新发展的词义，词典也就有了时代的气息。

同牛津词典不同，以出版科学技术书籍为主要任务的伦敦龙门（Longman）书店，新近出的一部《当代英语词典》^①，处理这个词时把“污染”列为第一项释义，这就是说，读者翻检时第一眼就看到这个词的现代（当代）用法。确实，由于社会生活的发展，pollution 这个字首先解作“污染”，而不是“亵渎”。如果七十年代出版的词典而没有“污染”，那么，这部工具书就应当说是落后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也不能反映语言的发展。

四 “女权运动”和语汇的变化

近年来由于美国兴起了“lib”（“女权运动”），引起了语词的一系列变化。“lib”是“liberation”（解放）一词的缩写，专指所谓“妇女解放运动”（woman liberation movement），而这里所说的“妇女解放运动”也不是一般的泛指，而是特指近年来美国出现的女权运动。说得坦率点，就是在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则下，力争所谓妇女跟男人“平起平坐”的一种

^①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1978, Longman Group Ltd., London. 这部词典对 pollution 的释义为：

- “一、使（空气、水、土等）变污浊，不能用。
- 二、破坏（心灵）纯洁。
- 三、使（神圣的地方）不圣洁。”

思潮，一种活动，或者可以说，是力求在表面上摆脱大男子主义的桎梏，以便男女在社会生活上“平等”相处的一种看法和做法。

从这种运动产生而后广泛流行的第一个语词，是 M's 或 Ms.——这是个缩略语，英语读者是很面熟的，他们很快就会想起“原稿”(manuscript)来，一般地“原稿”的略语就写作 ms. 但这个 M's 或 Ms. 却不是“原稿”的意思，一般读作 [miz]，译成“女士”差不多。初学英语的读者都会懂得，Mr. 等于先生，Mrs. 等于太太，Miss 等于小姐——唯独我们汉语的“女士”却没有很相称的等义词。女士，这个词现在在同海外人士交际的场合还是广泛应用的，更不必说它在旧时代更是广为流行了。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对于妇女来说，已婚和未婚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当然，在社会生活上，比方说，在就业上，已婚和未婚也有很明显的不同机会。这个问题是如此敏感，以至于容不得半点含混。当你没有弄清楚对方的身份是已婚还是未婚时，如称对方为“小姐”，那还可以，已婚的女性听了会含笑更正，说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错误”；如果对未婚的女性称她为“太太”，则会引起不甚愉快的局面了。怎么办？主张男女“平起平坐”的 lib 运动的积极分子们，便想出了 Ms. (女士)一词，对已婚未婚女性可以一律通用而不至于引起后果。当然，如果以为发明了这么一种称呼，创造了这么一个词，那就等于男女可以“平起平坐”了，那就是做梦。在我们新中国的社

会里，尽管已婚未婚对女性来说仍然是个含糊不得的问题，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虽则有时还不免有大男子主义或重男轻女这些观念的残余存在，可在一般场合下，男的和女的都称为“同志”，应当说，在新的社会生活中，再没有比“同志”这个字眼更可亲了，这个词应当表达出没有歧视，没有轻视，没有卑屈，没有拍马的情感。男的对女的称“同志”，女的对男的也称“同志”，男对男或女对女也互称“同志”。当然，在要着重表达性别的场合，也可以着重称“男同志”或“女同志”，比方在医院里，走到妇产科门前，你会看到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男同志请勿进内！”这就是例子。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日常的会话里已经排除了太太^①，小姐一类字眼，也排除了女士这种字眼，但是在同海外人士交往的场合，人们还是欣然使用了太太、夫人（尊称）、女士、小姐等等语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社会习惯。不尊重别人，也就等于不尊重自己。不过，这同上面说到的“lib”运动是不相干的。

据说“女权运动”的积极分子们，对于英语中带有 man（人；男人）的语词是深恶痛绝的。man 在英语中，既有“男人”的意思，也有泛指包括男女在内、不讲性别的“人”的含义。也许这反映了旧时代

① 我们现在不用“太太”这个字眼，却用了“爱人”来作为丈夫或妻子的称呼。但老年人则称自己的配偶为“老伴”。

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否则为什么把具有“男人”意义的字眼拿来表达包括男女在内的“人”的通称呢？英语中 mankind 一词（以 man- 开始），意即“人类”，有人认为这是大男子主义，人类怎么全是由“man-（男人）”构成的呢？于是主张废弃此字，而代之以 human being，或有时径用 people 这样的字眼来表达“人类”。她们也反对 manmade（人工制造的 = 手工制造的）一词，为什么？因为这里分析起来是 man + made（男人 + 制造），为什么只是男人制造的呢？宁可使用旁的字代替，比如用 synthetic（合成的）或 artificial（人造的）。也许 manmade 这个字也反映了旧时代的社会生活——那时男人做工，女人只得主持家务。她们也反对英语中表达“人力”的“manpower”，原因是同样的：man（男人）+ power（力量），构成了“人力”，这不也反映了男人支配主义么？她们主张用 workforce（= work 劳动 + force 力）来代替 manpower 一字。她们不愿说 man's achievements（人的成就），因为 man 也是“男人”，成就怎能由男人独占？她们宁讲 human achievements（人[类]的成就）。有的人走得更远，看见 history（历史）一字，就觉得有点不顺眼，原因是它的头三个字母是 his，有点“他的”味道，她们就生了气，其实“历史”这个词是拆不开的（并非 his + story）。有的人半开玩笑地要把 history 改为 her-story（her + story 即“她的”加“事”）。这个也许是政治笑话，但确实有许多词语是遗留着男性中心社会

的残迹的。

所有上面说到对语词的改动，可以说并没有丝毫触到妇女解放的本质，只不过“纸上谈兵”而已。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来，这种思想多少带有语言拜物教的残余。关于语言拜物教，我们在下面马上就要谈到的。

最有趣的是，在这种“女权运动”高涨期间，据说美国某大出版商居然也支持这些“文字改革”。一份长达十一页，题名为《关于平等处理两性语词的指示纲要》^①，就列举了哪些语词不要讲，不能讲，不必讲，不该讲；哪些语词则要提倡，要推广，等等。我不知道这份备忘录的建议事项是否行得通，但这中间颇有一些有启发性的例子，值得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者和有志于文字改革的人们想一想。例如，其中说到“国会议员”（或众议院议员）通常在英语称为 congressman（词尾是 -man 男人），建议改用两个单词，男议员仍用原字，女议员则改用 congresswoman（词尾为 -woman，女人）。至于男女议员的通称呢？照猜想，只好并用两个字了。“生意人”，“做生意的人”，“经营者”，“商人”，英语里通常用的是 businessman（词尾又是表示“男人”的 -man），人们建议改为 business executive（经

① 参看《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20, 1974. 中《Guidelines for Equal Treatment of the Sexes》一文。